



廣州史志叢書

南海百咏

(宋) 方信孺撰 劉瑞點校

南海雜咏

(明) 張翮撰 劉瑞點校

南海百咏續編

(清) 樊封撰 劉瑞點校



南海百咏

(宋) 方信孺撰 劉瑞點校

南海雜咏

(明) 張翊撰 劉瑞點校

南海百咏續編

(清) 樊封撰 劉瑞點校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南海百咏 / (宋) 方信孺撰; 劉瑞點校. 南海雜咏 / (明) 張詡撰; 劉瑞點校.
南海百咏續編 / (清) 樊封撰; 劉瑞點校.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 12

(廣州史志叢書)

ISBN 978-7-218-06951-7

I. ①南… ②南… ③南… II. ①方… ②張… ③樊… ④劉… III. ①古
典詩歌-作品集-中國-宋代 ②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明代 ③古典詩歌-作
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22834 號

南海百咏 南海雜咏 南海百咏續編

方信孺 張詡 樊封 撰 劉瑞點校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責任編輯: 張賢明 柏 峰

封面設計: 林小玲

責任技編: 周 傑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 (郵政編碼: 510102)

電 話: (020) 83798714 (總編室)

傳 真: (020) 83780199

網 址: <http://www.gdpph.com>

經 銷: 廣東省出版集團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書 號: ISBN 978-7-218-06951-7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22 插 頁: 1 字 數: 29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4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 (020-83795749) 聯繫調換。

售書熱綫: (020) 83790604 83791487 郵購電話: (020) 83781560

《廣州史志叢書》出版說明

當代的地方志工作，是一項具有延續性的長期事業，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建設系統工程。它不僅僅是編纂一部志書，更需要多方位地開展地情調查、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務。只有這樣，地方志的資政、存史、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在編纂廣州市志的同時，還積極發動修志人員和社會力量廣泛開展地情調查、積累地情資料、開展地情研究、提供地情諮詢服務、編寫地情叢書、整理舊志、進行方志理論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於志書體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許多地情資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入志。有鑒於此，我們決定將有關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以《廣州史志叢書》的形式公開出版，為廣州市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廣州史志叢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 一、有關廣州歷史情況的舊方志和其他古文獻的整理；
- 二、今人有關廣州地情的著述、研究成果；
- 三、史志理論研究成果。

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由《廣州史志叢書》編審委員會負責，并由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組織實施。

《廣州史志叢書》將陸續出版，懇請廣大讀者對本《叢書》的內容、形式及編輯出版工作提出寶貴意見。

《廣州史志叢書》編審委員會

《廣州史志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 任 楊資元

副主任 王林生 胡巧利

委 員 (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傑 李 揚 冷 東 楊長明

張曉輝 張影華 陳文敏 鍾永寧

倪俊明 倪根金 曾 新

《廣州史志叢書》編審委員會委托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研究員王傑、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研究員林子雄審定本書。

點校說明

一、《南海百咏》以道光辛巳吳蘭修校本爲底本，各本參校；《南海雜咏》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弘治袁賓刊本爲底本，影印不清處以原本覆核；《南海百咏續編》以《叢書集成續編》本爲底本，各本參校。

二、底本不誤而參校本有誤，不出校勘記；底本誤而參校本確者從之，出校勘記；底本誤且各本沿誤，據其他資料訂正後出校勘記。

三、底本有誤，衍文據他本刪去文字加圓括號“（ ）”，正字加方括號“〔 〕”標示，如“〔長〕（壯）麗裔皇”；據他本所補脫文亦以方括號“〔 〕”標示，如“〔年少氣勁〕，剡苔剔蘚”。均出校勘記。

四、刻本明顯誤者，如己、巳、已之類，逕改不出校；因明顯的刊刻原因造成的怪異文字，如從、顛之類，改爲通行字。

五、《南海百咏》、《南海雜咏》底本與參校本有異而不能遽定是非者，校勘記羅列諸本異同。《南海百咏續編》底本來源有三，互有差異，除校勘底本之誤外，校勘記羅列諸本異同。

六、以繁體排印。凡諸本同字異寫，如仙與僊，回與囬、回，並與竝、併、并，盖與蓋、蓋，于與於，贖與勝，升與陞、昇，窻與窗，草與艸，旗與旂，冢與塚，携與攜，峰與峯，猺、徭與僇，注與註，罕與罕，侯與侯，游與遊等，均據底本，不做文字統一。

七、各本內原有自注以小正文字號排列。各本上後人所寫注記、題記，錄校勘記中。

八、以元大德《南海志》、明《永樂大典》、戴璟《廣東通志初稿》、黃佐《廣東通志》《廣州志》、郭棐《廣東通志》《粵大記》和吳中、王文《廣州志》等方志所引相關內容參校。方志所引與底本同者不出校記，文字有異而當從方志者出校記，底本與方志難以遽定者校勘記中羅列異同。

九、相關題跋置於各書之末。方信孺、張詡、樊封相關之傳記、歷代學者對各書評價置書後附錄。

前 言

在我國大量的文獻典籍中，地方志一直以其特有的內容得到世人珍視。而在大家習知使用的一統志、府志、縣志等官修志書之外，以記一地風俗、物產、山川、氣候、鄙事俚俗、人情掌故等為核心的風土志，與其他諸如寺觀志、名勝志、山水志等專志一起，由於多為私家志乘、內容多習聞親歷，而更顯得貼近生活、側重民生，為人所珍視。

就風土志而言，其雖方志之屬，卻很少依志書體例，大多含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其既有散文類雜記、雜咏，又有韻文類風土詩歌，向為學者樂讀傳誦。流傳至今的風土志，或名為百咏，或名為竹枝詞，或名為雜咏，或咏古跡名勝，或咏風俗方物，或咏年中行事，或咏歲時節令、市肆民風，以詩為乘，以史地鄉俗為載，內容、形式多種多樣。而且，它們往往會在詩前詩後寫有解題、小注，說明本事、考實史地，所記內容或不見於官修志書，或雖錄而不詳，因此風土志就具有了較高的資料價值，成為今天振興鄉邦政教、地方經濟、旅游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①。

在傳世的廣州歷史文獻中，南宋方信孺著《南海百咏》、明張詡著《南海雜咏》、清樊封著《南海百咏續編》三部著作，雖在傳統的圖書分類中屬於集部別集類，但據其內容亦可將之歸入現代所稱的風土志中。這三部同以“南海”稱名的著作，為我們保留了許多早已不存的珍貴記憶。

據文獻記載，秦始皇在統一嶺南後設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而

^① 張智：《中國風土志叢刊·前言》，廣陵書社，2003年。

今天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即處於南海郡管轄之中。秦時的南海郡轄番禺、四會、龍川、博羅等四縣，治番禺，即今廣州市（以後歷代未變）。之後秦將趙佗建南越國，亦設南海郡（屬縣數目不詳）。到西漢元鼎六年（前 111 年）漢武帝在滅南越國後續設南海郡，轄番禺、四會、龍川、博羅、揭陽、中宿、增城等七縣。之後三國東吳設南海郡，轄番禺、四會、增城、龍川、博羅、揭陽、平夷等七縣；西晉設南海郡，轄番禺、四會、增城、博羅、龍川、平夷等六縣；南朝宋設南海郡，轄番禺、熙安、增城、博羅、西平、龍川、懷化、綏寧、高要、始昌等十縣；齊設南海郡，增設新豐、羅陽、安遠、河源等四縣，並將始昌劃歸樂昌郡；陳設南海郡，轄番禺、龍川、博羅、河源、海豐、陸安、新豐等七縣。隋滅陳後，廢南海郡而設廣州，將原郡治番禺改名南海縣，又在原來番禺縣的境內分設番禺縣。仁壽元年（601 年）置番州。大業三年（607 年）罷番州復設南海郡，轄南海、番禺、曲江、始興、翁源、增城、寶安、樂昌、四會、化蒙、清遠、合滙、懷集、新會、義寧等十五縣，治南海（即原番禺）。到唐代，初設廣州廢南海郡。天寶元年（742 年），罷廣州復設南海郡，轄番禺、南海、增城、四會、化蒙、東莞、潯陽、滄滙、新會、義寧、懷集、潯水、清遠等十三縣，治南海縣。乾元元年（758 年），復稱廣州，而後再未設南海郡。此後宋設廣州，上屬廣南東路，下轄南海、番禺、增城、清遠、懷集、東莞、新會、信安、香山等九縣，其中在開寶五年（972 年）番禺併入南海縣，皇祐三年（1051 年）復置。明代設廣州府，轄南海、番禺、順德、東莞、三水、增城、龍門、香山、新會、新寧、從化、清遠、連陽、橫山等 15 縣。清代設廣州府，轄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從化、龍門、增城、香山、三水、新會、新寧、清遠、新安、花縣等 14 縣，均治廣州^①。總體而言，除隋初、唐初短時間有改名的情況外，從秦到唐乾元

^① 祝鵬：《廣東省廣州市佛山地區韶關地區沿革地理》，學林出版社，1984 年。
楊萬秀、鍾卓安：《廣州簡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元年（758年），“南海郡”約存在了千餘年時間，從隋代始在“南海郡”外出現“南海縣”之稱，唐乾元後則僅有“南海縣”而無“南海郡”。那麼宋《南海百咏》名稱中的“南海”所指為何地呢？從該書歌咏的物件分佈在廣及南海、增城、新會、清遠等縣，遠超宋“南海縣”統轄範圍的情況看，名中的“南海”並非指當時的“南海縣”，而是其時已然不存的“南海郡”。而這種在書名中採用古地名而不用當代地名的做法，正與“宋中葉，州縣官纂修州縣志，別出於圖經體例，志書名稱，不用州縣真名，而用古地名或山川名等，以區別於中央圖經”^①的命名方式完全一致。而續踵《南海百咏》的張詡、樊封二作，由於其描述範圍超出是時“南海縣”的統治之域，且其創作乃是對方信孺《南海百咏》的“模仿”或續作，因此二名中的“南海”，大體也是指古代的“南海郡”。

（一）

《南海百咏》，南宋方信孺著。方信孺，今福建莆田人，《宋史》有傳：“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後任蕭山丞。當宋、金兵禍連綿之際，在眾人推薦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之後得罪權貴而“奪秩”，“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在任多有造福一地之舉。然在山東內附時，他因言獲罪，“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既齟齬歸，營居室岩竇……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方信孺“未冠能文”，後“自放於詩酒”，一生所創當有不少。但其所著《好菴遊戲詩境集》未能傳下，今除《南海百咏》保存較多詩詞

^① 陳光貽：《中國方志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外，僅《全宋詩》等偶見少量詩篇。

《南海百咏》一卷，《宋史·藝文志》等目錄學著作未著錄，目前所知最早應刊刻於元大德年間（1297～1307年）。元明兩朝的著作，如元大德《南海志》、明《永樂大典》、戴璟《廣東通志初稿》、黃佐《廣東通志》和《廣州志》、郭棐《廣東通志》和《粵大記》等文獻中均有一定程度的徵引。而大約從明代晚期開始，其影響日漸式微。吳蘭修指出，清人“吳任臣作《十國春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皆不及見，則明季以來流傳已渺。故四庫未著錄”，這種情況延續至今也沒有變化。

《南海百咏》未載其成書時間，吳蘭修指出：“按《宋史》、《朝野雜記》、《玉海》諸書，紹興十六年後不載耕籍。《通考》云：‘紹興三十一年，詔罷借田司。’紹熙五年，陳峴請葺治農壇以嚴祀，從之。亦不載復行耕籍事，存以俟考。”據有關資料，它成書的時間大體可從以下幾方面推知：

4

第一，方信孺完成該書時結銜“番禺漫尉”，此“番禺漫尉”，即吳中、王文鳳《廣州志》卷十四《郡治題名》所載番禺縣“宋官制”中，“知縣一員、縣丞一員，主簿一員，縣尉一員”的番禺“縣尉”。亦即本傳“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的“番禺縣尉”。從結銜情況看，寫作該書應在他初入官場後不久，為少年之作。

第二，據本傳，他在“番禺縣尉”後曾任“蕭山丞”，之後“召赴都，命以使事”。而據《宋史》，方信孺使金在開禧三年（1207年），因此任“番禺縣尉”的時間自早於此年。

第三，如吳蘭修言，南宋無“今上躬耕籍田”事，因此葉孝錫序中所提“躬耕籍田”，就極可能是對吳蘭修所指出的“紹熙五年，陳峴請葺治農壇以嚴祀”一事的美譽。如是，《南海百咏》成書當在紹熙五年（1194年）“明年”的慶元元年（1195年）。

第四，方信孺本傳未載其生卒年份，但從“使北時，年財三十”和“使北”於開禧三年（1207年）推算，其出生當在淳熙四年（1177年）

左右。據此，慶元元年（1195年）時他年僅十八，而此年齡不僅符合本傳所載“以父崧卿蔭”的蔭官之齡，也呼應了其“未冠能文”的記載，同時也早於開禧三年（1207年）的信孺使金。因此據現有資料，《南海百咏》成書大體應在慶元元年（1195年）左右。

從內容看，《南海百咏》是方信孺對自己所遊歷的南海、增城、新會、清遠等縣一百餘處當時可見名勝古跡的歌咏詩作結集。歌咏的對象大體分兩類：第一類，自然為主兼有人文的名勝古跡，二十六處，如番山、禺山、浮邱山、石門、靈洲、馬蛟山等等；第二類，各時期的人文古跡，其中秦漢至六朝時期所形成的古跡二十六處，如任囂城、五仙觀、任囂墓、珊瑚井、朝漢臺、貪泉、蒲觀覺真寺、葛仙翁煉丹石、鮑姑井等等；其餘則為形成於唐、南漢、兩宋時的名勝佳跡，如藥洲、九曜石、法性寺、風幡堂、劉氏銅像、劉氏雙闕、番塔、東七寺、西七寺、南七寺、北七寺、劉氏郊壇、劉王花塢、三城、清海軍樓、廣平堂、石屏堂、十賢祠、鐵柱、越樓、南濠、筆授軒、淨慧寺千佛塔、眾妙堂、海山樓、鑒空閣、寶象峰勝因寺等等。從各時代名勝古跡在該書中的不同比例看，唐、南漢和宋時期的名勝，約佔該書描述事物的一半以上。而由於無論是在對南漢還是在廣州史的研究中，傳統正史類的文獻均極有限，因此方信孺在對這些名勝考證時所透露出一系列信息，就成為研究南漢史、廣州城市史的重要史料，具有著重要的史學價值。

《南海百咏》除保留方信孺的百餘首詩歌具有較高文學價值外，最引令人關注的內容，可能數每首詩作之前的題注。而這些題注的內容，多數應是其親身遊歷的切身感受。如“虎頭巖”下：

在鶴舒臺之北。崎嶇險絕，好事者所未之聞，予嘗兩至此。

在“陵山”下：

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考之偽史，疑是懿陵也。

因此在他實地考察後創作的詩歌、記述考證名勝來歷的題注，就具有了

難以替代的學術價值。從題注內容看，方信孺對各名勝的來歷有較深刻的瞭解，多廣徵諸說擇善而從。如考證“番山”時，就首先指出：

番、禺，二山也。今在州學之後者止餘一大磐石，有亭，榜以“番山”，而禺山則漫不可考。

提出州學後有榜“番山”的大石，並指“禺山”是時已不可考。之後他又引述《番禺雜誌》等前人作品：

國初前攝南海簿鄭熊所作《番禺雜誌》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龔鑿平之，就番積石為朝元洞，後更名為清虛洞，而以沉香為臺觀於禺山之上。

並引《圖經》：

番山在今府學後，禺山在清海軍樓雉堞下。

指出，他們均認為“番在南而禺在北”。但他的考證並不止步於此，其注意到元祐間林斐《兼山樓記》有“番山在通判南廳之後，禺山在州廳治事廳之東”、紹聖間章燾《移學記》亦以州學在番山前的意見，不過，他對此卻不為所動，指出：

《番禺志》，古書也。熊為潘美客，當時猶親見亭觀之舊，宜以此二說為正。沉漕司貢院之東有神祠，至今尚以“清虛洞”為榜，故老亦以名其地。雖番山所在，或治事廳東或清海軍樓下，皆未可知，而州學後者，禺山無疑矣。

認為在該問題上應以更早的文獻《番禺志》、北宋初期鄭熊的認識及當時“清虛洞”神祠的稱謂等所反映的事實為正，態度可謂謹慎。而正由於有了方信孺《南海百咏》中對番山所進行的討論，我們今天才能較詳盡地瞭解宋人對番、禺二山的認識與今天一樣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無疑對我們如何正確看待處於今廣州市文德路中山圖書館分館後小山上榜“禺山”之亭高地的性質問題，提供了有益的線索。

對該書題注的重要性，吳蘭修早已指出：

每題各疏緣始，時有考證。如辨任囂城非子城，盧循故居非劉

王廩，石門非韓千秋覆軍處，皆足以正《嶺表異錄》、《番禺雜誌》諸書之失，不僅以韻藻稱也。

而正因方信孺作題注時多能較詳細徵引文獻並加考證，故該書題注就在保存文獻方面具有了重要價值。《四庫未收書提要》指出：

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注其顛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誌》近多不傳。於是方信孺《南海百咏》的徵引，《嶺表異錄》、《番禺雜誌》等文獻的有關內容得以保存，《南海百咏》也就成爲文獻研究和輯佚學的重要資料。

《南海百咏》題注除考證古跡名勝的來歷外，還用一定筆墨介紹當時的社會風俗，如“菩提樹”下就載有：

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爲燈，而此寺獨盛。

“西竺山廣果寺”下載：

蓋觀音道場，每歲二月十九，遊人最盛。

在“雷洞”下載：

郡人率以正月二十六日傾城來遊，往往以行桑間之約，俗謂洗身。吁！風斯下矣。

在“花山寺”下寫到：

漫山皆杜鵑花，俗傳方春時婦女往往就結其花，以爲熊羆之兆。

由於這些當時他所聞見的風俗在今天多已不傳，因此《南海百咏》就在廣州風俗演變史的研究中必然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據有關記載，《南海百咏》最早刊刻於元大德年間，目前可見版本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宛委別藏本，首頁題“掣經室外集卷三”（簡稱“宛委本”）^①。

^①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宛委別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2. 道光辛巳（1821年）刊本，題“甘泉江氏影鈔本”。

3. 琳琅秘室叢書本，分兩種：

（1）咸豐本，附金卓跋、清胡珽著《南海百咏校譌》。

（2）光緒本，附金卓跋、清胡珽著《南海百咏校譌》、清董金鑑《南海百咏續校》。

4. 清光緒壬午（1882年）學海堂刊本，半頁十一行二十字，左右雙邊。前有“光緒壬午年學海堂重刻”牌記，首頁題“甘泉江氏所藏影鈔元本”（簡稱“學海堂本”）。

5. 光緒戊子（1888年）董氏取斯堂重刊本，前為《四庫未收書提要》，下題“阮元掣經室外集”。

6. 《叢書集成初編》本（1935—1937年）（簡稱“叢編本”）。

7.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本（2002年）。

8. 國家圖書館藏清鮑廷博校九行二十字無格清抄本，前有葉孝錫序，後附金卓跋（簡稱“國圖本”）。

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南海百咏》有清抄本三種：福建莆田圖書館藏清抄本、湖北省圖書館藏清抄本、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①。

見於文獻而今已不存的版本大體有四：元大德（1297～1307年）刊本、康熙乙亥（1695年）金卓校本、金卓家藏舊抄本（時代不詳）、江鄭堂藏抄本（時代不詳）。

經考，現知各《南海百咏》版本間關係較為清晰：

首先，據《叢書集成初編》題記，其底本為琳琅秘室叢書本。從琳琅秘室叢書本所附跋語與道光辛巳本完全相同等方面分析，道光辛巳刊本為琳琅秘室叢書本之底本。

其次，從宛委別藏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均有與道光辛巳本相同

^① 翁連溪：《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線裝書局，2005年。

跋語及內容分析，宛委別藏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的底本亦為道光辛巳刊本。

再次，從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本有“光緒壬午年學海堂重刻”牌記可知，其影印底本為學海堂重刊本。而從學海堂重刊本與道光辛巳刊本行款、版式及跋語均完全相同看，學海堂重刊本的底本亦為道光辛巳刊本（學海堂為阮元在粵主政期間所建，宛委別藏本亦為阮元等人所輯，學海堂刊本、學海堂重刊本、宛委別藏本所用底本相同自屬正常）。

綜上可知，目前各《南海百咏》均直接或間接來自於道光辛巳刊本，而據道光辛巳本後附吳蘭修跋，其底本乃金卓家藏舊抄，并用絳雲樓錢氏所藏本校勘後（金卓家藏抄本圖書目錄未見，該抄本時代和版本資訊不詳）。因金卓所用校勘的絳雲樓舊藏善本不見於現存絳雲樓藏書目錄，故難以遽定版本。不過從金卓描述看，其應為刊本非抄本，因此從《南海百咏》在大德後再未見刊刻的情況分析，絳雲樓舊藏本有可能為大德刊本。故經金卓用絳雲樓舊藏本校對後形成的新本，應與大德本較為接近。於是在大德本散佚不傳的情況下，金卓校本應是當時的最佳之本，道光辛巳本即據之而來。而相傳已不存的刊刻於元大德年間的大德本，則無疑是目前所見資料中各本的共同祖本。

由於目前所見公、私藏書目中，在大德刊本前《南海百咏》並無刊刻的記錄，因此該書從南宋慶元成書直到元大德刊刻百餘年間的流傳，大體可能只有抄本形式。非常遺憾，在保存下來的各種公私藏書目中，還未見到相關抄本的資訊，故其是否存在，抄本來源如何，今天同樣無從考究。

（二）

《南海雜咏》，明張詡著。張詡，字廷賓，南海人，《明史·儒林傳》將之附於陳獻章傳，記述較簡。據《粵大記·張詡傳》，他約生於景泰

五年（1454年），卒於正德九年（1514年），年六十，為明成化甲辰（1484年）進士，曾任戶部主事，“尋丁艱歸”後辭官不就，“隱居二十餘年”卒。

張詡師從著名學者陳獻章，“祖濂洛正派，為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獻章謂其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其文辭優美，被稱為“嶺南孤鳳”；因為人端正，時人多贊其“學有體用，不為一偏之行”。《明史·藝文志》收錄其著作《厓門新志》和《東所集》^①。《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詩集下》收錄《南海雜咏》，《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儒家上》收錄《白沙遺言纂要》。

《南海雜咏》共十卷，據序，其始作於成化甲午（1474年），完成於成化丁酉（1477年），歷時四年，完成後未刊，成化己亥（1479年）漸為人知。弘治甲子（1504年），袁賓在張詡輯《厓山新志》引用書目中見該稿之名後，“捐俸刻之梓”，使其傳於世間。

10

《南海雜咏》分“古蹟”、“祠廟”、“冢墓”、“山水”、“泉石”、“亭臺”、“寺觀”、“橋梁”、“雜賦”等九類，對160多處名勝或物產進行歌咏。在每處名勝下，創作有多寡不等的詩歌，多為一首，也有二首、三首、四首乃至多達十一首的情況。其詩歌體裁多樣，有三言古詩、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五言絕句、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五七言古詩、五言六句詩、六言律詩、六言絕句、七言絕句、七言柏梁體、七言古詩、七言律詩、七言集古律詩、七言排律、七言長歌、古體長短句、楚賦、迎送神曲、古體三韻、古辭、近詞、短歌、古樂府等25種，文辭優美，體現出“嶺南孤鳳”較高的文學造詣。

該書歌咏的名勝大體可分兩類：第一類，以自然為主兼人文的勝跡，約34處，如坡山、江門、景泰山、石鼓山、番山、禺山、石門、南海、粵江、零丁洋等等。第二類，各時期人文古跡，其中不僅有秦漢

^① 今天津圖書館藏有嘉靖三十年張希舉刻本《東所先生文集》十三卷，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3冊藉以影印。

至六朝時形成的古跡，如任囂城、趙佗城、萬人城、建德故宅、廉吏祠、運甓齋、伏波將軍廟、南粵王廟、安期升僊臺、朝漢臺等，也有唐、南漢、兩宋時期形成的古跡，如宋公遺愛祠、筆授軒、燕喜亭、雙溪亭、尊韓書院、劉王郊臺、劉王花塢、離宮、玉液池、花田、雙闕、賦歸亭、慈元殿、濯纓堂、丞相書院、列秀亭、十賢堂、南海廟、周元公祠、忠靖王廟、周節婦祠、大忠祠等等，並有不少元、明方始出現的名勝，如嶺南第一樓、南園詩社、興聖寺、祖廟、楊公祠、金花小娘祠等等。從名勝古跡的形成時間看，該書所記唐、南漢和兩宋時期名勝數量眾多，同《南海百咏》一樣，這些記載都是南漢史、廣州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資料。而該書對嶺南物產如桃竹杖、荔枝、龍眼、茉莉、馬牙香、方竹等等加以歌咏的內容，同樣具有一定的歷史與人文價值。

《南海雜咏》在各名勝下有題注，簡要地介紹名勝所在位置、時代、來歷及存廢情況。與《南海百咏》不同，該書乃作者“叨領鄉書，寧親于漳州之公署，定省課書之暇”，“取南海志書讀之，采其古今景迹之著者，各賦詩以咏之”，多是作者閱讀方志後的向壁咏歎，非親身遊歷後有感而發，其價值難與方信孺親遊而作的《南海百咏》並論。但從一些題注常記述名勝存廢，如“任囂城”下注“以下皆久廢”，“仙湖”下注“今白蓮池，其故址也”，“藥州”下注“今濂泉書院即其地也”等等的情況看，作者即使寫作時未身臨其境，但其對相關名勝的基本情況應有所瞭解，非《四庫提要總目》言其“皆摭志乘爲之，無所糾正”，所以不能因其“摭志乘”而不加重視。實際上，作者對有關名勝的咏唱和題注，以及對這些名勝存廢情況的記載，都是難得的有關古跡興替演變的研究資料，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南海雜咏》於弘治甲子由袁賓捐俸刊刻後再未重刊，而袁賓弘治刻本目前也僅是廣東中山圖書館有孤本保存^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① 近年出版的《廣東文獻綜錄》中未提及此書。